

潮州歌册杂谈

李美群

摘要:潮州歌册是以潮州方言诵唱的一种说唱艺术,亦是一种俗讲文学。文章主要从歌册的起源、音乐形式、文本内涵、艺术品格等几方面探讨潮州歌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关键词:歌册;曲艺;起源;女子文化;兼容性

潮州歌册是广东的一种曲艺,流行于潮汕、闽南地区,以及香港、澳门,并随潮籍移民流播到东南亚。“潮州歌册”这一名称最早是作为书目出现在建国后新歌本上面的,随后传开而成为这一曲艺的称谓。由于“歌”和“歌文”两个词在歌本中出现频繁,因此也有人称潮州歌册为“潮州歌”或“潮州歌文”。在潮汕地区,民间俗称为“笑(唱)呱(歌)”。潮州歌册是以潮州方言诵唱的说唱艺术,歌文通俗易懂,曲调简朴、自由;也是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学,方言词句诗化,韵白交接,情节曲折动人,颇具感染力,深得广大妇女、老人和儿童的喜爱;潮州歌册还是一种女子文化,在潮汕妇女的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潮州歌册也是一种市井文化,它是随着潮汕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发展,适应市民阶层的产生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而出现的。

潮州歌册虽不及潮剧闻名,却也是我国宝贵的民间音乐与文学遗产,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仍不可低估。其虽因“俗”而不登大雅之堂,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作为历史来品读。只可惜,对这宗遗产的整理、关注只是近二三十年才开始,且仅为个别俗文学家的零星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潮州歌册的研究仅以论文或某俗文学史部分章节呈现出来^①,潮州歌册中精华部分的搜集与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均起步较晚。至本世纪初,首批成果《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②以及吴奎信的《潮州歌册》^③的出版,才初步显示潮州歌册的研究趋于系统、完整和规范。

一、歌册的渊源

关于潮州歌册的起源,学术界目前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持潮州歌册由唐代的说话、变文演化而来的观点。该说法从演唱形式、题材内容等立论,认为唐代时流行的“说话”和“变文”都以七言韵文为主,说白相间,诵唱不用任何伴奏,与潮州歌册徒歌在艺术形式上颇为相似。尤其是变文,在唐时盛行的佛教流入潮州后,变文演化成自己的说唱文学。据考,潮州流传下来的白字经(民间变文)多为七句对偶句。张伯杰先生还提到,唐建成的开元寺藏经楼现在还保存着佛经,其中的宝卷、变文仍保留着从正音到潮音的专用佛曲。张氏从音乐的角度认为这些佛曲的流播和递变,也是潮州歌册的一支来源^④。

另一种观点称潮州歌册起源于弹词。不少学者把潮州歌册看作是流行于南方的弹词的一个种类,是弹词地方化的产物,弹词与潮州歌册乃源与流的关系。如薛汕在《书曲散记》中谈到:“弹词在潮州,叫潮州歌册。”^⑤萧遥天《潮州戏剧音乐志》亦称:“弹词入潮州,唱为潮音,称歌册。”^⑥《潮州市志》、《汕头市志》、《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潮汕大百科全书》收入的“潮州歌册”条目以及《广东省戏曲和曲艺》、叶春生的《岭南俗文学简史》均持此种看法。若从结构形式、句式、行韵等分析,弹词起源说也不无道理。早期的潮州歌册有章回篇目,歌文头尾都有插诗;句式以七字为主,并非每节大体一致;潮州歌册的悬念、铺陈和关子与弹词几乎相同;个别歌本上亦标明“弹词”

字样,如《隋唐演义古调弹词》、《双退婚李凤图》卷首有“造出弹词劝世文”的唱词;此外,许多潮州歌册也都从弹词中改编过来。不过,在弹词起源说中也存在分歧:马凤、叶春生认为潮州歌册源于江浙一带的弹词^⑦;而有学者则认为歌册乃“从河南一带弹词演变而来”(《中国大百科全书》);还有的认为以宋元弹词为主,兼及评话、诗赞、词话等的民间俗文学在传入潮汕地区后发展为潮州歌册。

第三种说法将潮州歌册的产生阐述为以潮州方言为基础的潮汕民间歌谣、俗曲受到元明以来的宝卷、陶真、词话的直接影响而形成。陈泽泓先生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潮州歌册以方言俗语作为构成因素、作为欣赏对象接受的基本条件,只能形成于潮州方言从闽语中分化出来之后,他指明了潮州歌册产生的时间上限。吴奎信在《潮州歌册》中反驳了“变文起源说”和“弹词起源说”,认为潮州歌册同南戏影响潮剧一样,是潮汕的歌谣、俗曲等在随宋都南下后流传于江南一带的说唱文学于元末明初传入潮州时受其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另外,谭正壁、谭寻从潮州歌册盛行的地域(韩江流域,以潮州为中心)情况来看,认为潮州歌册与木鱼(盛行于珠江流域,以广州为中心)的起源发展有相似之处,歌册“开始于一般潮州民间小调,由短调踏歌逐渐发展而成为多至数十万字的长篇”^⑧。谭先生指的“短调踏歌”便是潮汕地区原始的民谣民歌。据载,唐时潮州陆有畜民,水有蛋户,流行畚歌、蛋歌等民间歌调。屈大均《广东新语》云:“粤俗好歌。”其时潮汕地区早已盛行畚歌、蛋歌、秧歌等民间音乐,“照一般民间歌调的发展,不同语系的地方,直接发展是很难的。‘即使后来有间接的影响,也该先有了基本胚调。’”^⑨从潮州歌册的音乐性和唱腔来看,第三种说法更符合逻辑。当然,这些民间歌谣和俗曲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歌册的题材来源、艺术形式等看到宝卷、弹词、陶真、词话对潮州歌册的作用。

由于典籍、野史没有记载,也未掌握到可靠资料,故关于潮州歌册的起源至今仍未有定论。但潮州歌册的形成在潮剧之前应当是可以肯定的。迄今所见传世较早的潮州戏文刻本——明嘉靖丙寅年(1566年)《荔镜记》中已融入了潮州歌册的唱腔。潮剧吸收潮州歌册声腔发展,这在潮州歌册与潮剧界已取得了共识。因而,潮州歌册应先于潮剧出现,产生时间大致为明代中期。

二、歌册的音乐形式

潮州歌册以七字句为主,四句为一节,押平声韵,节与节之间转韵,也可以连韵。并根据情节和内容间以三字句、四字句、十字句不等,仍不失诗化的韵律特点。歌册采用民间俗语、谚语(熟谚俗典),运用比喻、夸张、衬托、比兴或比拟等修辞手法来增强语言的通俗性、内容表现的生动性以取得艺术性效果。至今关于潮州歌册的音乐研究几乎呈空白状态,论者对其音乐形态绝少谈及,或仅作片言只语的提到,这或许出于其曲调过于简朴的缘故^⑩。潮州歌册有基本的唱腔,但无定谱,每小节尾字有长音拖腔,运用民歌复沓

手法反复,带有很强的即兴性和自由性。节奏缓急则随故事的发展而变化。除职业说唱艺人加拍板外,诵唱一般不需伴奏。长篇、复杂的内容在这样一种曲调间约的“不变”中演绎、发展,充满、蕴藏着无数“变”的因素。正因为如此,潮州歌册才能为广大潮汕妇女所容易接受,并深得喜爱。民间说唱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没有任何音乐的记录,早期的曲调怎样,现已无从考证,或许仅能从《荔镜记》、《金花女》等引入潮州歌册唱腔的明代戏本中窥探到一丝腔味。从歌册说唱篇幅的变化可以看出,早期潮州歌册说多唱少,后期唱腔音乐才逐渐丰富起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改变,传统潮州歌册与现代生活已出现明显的脱节,现今民间已极少有人传唱这一曲艺了。不过,潮州歌册的方言、声韵等特点被吸收到潮州的文学创作中,用方言来创作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说唱形式虽失传于民间却也搬上了舞台,并配以竹板、扬琴、三弦、椰胡等乐器伴奏,形成新的表演形式。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一个怎样对待传统潮州歌册的问题,如怎样去伪存真、去粕存真,既保护好民间传统又能适应社会发展、符合现代人们的精神需求,潮州歌册艺术的研究与创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三、歌册的文本内涵

潮州歌册题材广泛,约有三百多种,《木鱼歌、潮州歌叙录》一书收录现存一百六十多种歌册,每一篇都是一部部长篇的叙事诗。按篇幅可分为长、中和短篇。长篇长达几十卷、共几十万字(如《双白燕》),最短的也有几千字(如《百花名》、《百鸟名》),潮州歌册以中、长篇为多。故事产生有源于落第秀才或失意文人自己构思创作的,也有取自民间故事传说,但更多的是改编历史演义、传奇小说、潮州戏文和其它说唱文学,如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木鱼书。内容多表现爱国思想、清官忠将、阶级矛盾、家庭伦理、爱情婚姻等,也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教迷信思想,都能较真实地反映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取向与生活习俗,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潮州歌册叙述完整的故事,情节曲折起伏,引人入胜,语言诗体化,属于一种诗体小说。

昔时,潮州歌册曾被视为“女子文化”或“闺中文化”。这缘于说唱者都是妇女,欣赏主体亦以广大女性为主,包括下层劳动妇女和家庭妇女。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和“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下,对于没有权利接受教育和文化程度很低的妇女来说,学习知识、认识世界、了解社会和历史的唯一途径就是听唱潮州歌册。她们通过潮州歌册来识字,通过潮州歌册获取信息,潮州歌册在某种程度上是妇女们的教科书,充当着文化传播的媒介和知识载体。旧时还把潮州歌册作为嫁妆,歌册成为有文化、有教养的女子的象征,足见其在潮汕女子心目中地位之高。潮州歌册还是妇女娱乐的一种形式。在听赏过程中,她们的情感随着情节变化而流露、宣泄,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和欢、愁、恩、怨都被抛之云外,她们完全沉浸在浓烈的艺术感染中。对潮汕妇女而言,潮州歌册是她们的精神依托,是她们快乐的精神家园,是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

四、歌册的双重艺术品格

正是这么一种强大的艺术魅力,使潮州歌册符合人们审美、娱乐及受教育的需求,促使潮州歌册被一致认同并发展,逐渐形成双重的艺术品格。一方面,潮州歌册具有广

泛的吸收力。“一切外来的民歌、小调、山歌、旦歌、佛曲,都可以随时为其(指“潮州歌册”)吸收、溶化而歌唱”¹¹;内容上则移植、涉取异类或同类异种艺术、文学(如杂剧、小说、木鱼歌、弹词)的题材和形式,在加以地方化和创造性改编后形成独特的民间艺术。另一方面,潮州歌册又有广泛的影响力,萧遥天在《唱歌册》中曾指出历史上潮州歌册对潮音戏的成长给予过颇大的助力。潮州歌册不仅影响潮剧声腔的形成,还在成熟的潮腔改革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与潮剧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故事内容上的互相袭用、互相补充,有的已分不出孰先孰后了。总之,潮州歌册具有强大的融合力和作用力,这种兼容性与辐射性并存的二重性格反过来正表明潮州歌册蕴含着潜在的、丰富的内涵和多种文化价值与功能。

作为我国俗文学中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南国音乐艺术百园中的奇异花卉,潮州歌册的发掘、抢救与整理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如何更好地保存、继承并弘扬其中优秀的文化传统还值得我们深思。只有对潮州歌册进行扬抑的历史观照,才能使其随着历史的足迹继续往前发展,并重添勃勃生机、重放灿烂光彩。与木鱼书、五板句同为广东三大曲艺种类的潮州歌册,其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尚属薄弱,这亦是今后我们应着力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

注释:

- ^① 论文有:郭马凤《潮州歌册——潮汕俗文化的一宗丰富遗产》、薛汕《潮汕民俗文学何去何从》、陈春声《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会——兼论潮州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吴奎信《潮州歌册溯源》、《潮汕民间文学之花——潮州歌册》、《潮州歌册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功能》等;专著中附带论及潮州歌册的如萧遥天的《潮州戏剧音乐志》,叶春生的《岭南俗文学简史》,黄挺的《潮汕文化源流》,王伟深、少光的《潮汕民俗漫话》等。
- ^②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编:《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潮州歌册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9月。
- ^③ 吴奎信:《潮州歌册》[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
- ^④ 张伯杰:《潮剧声腔的起源及流变》[J],载《音乐研究》,1984年第4期。
- ^⑤ 薛汕:《书曲散记》[C],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5月。
- ^⑥ 萧遥天:《潮州戏剧音乐志》[M],槟城:天风出版公司,1985年。
- ^⑦ 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郭马凤:《潮州歌册——潮汕俗文化的一宗丰富遗产》[A],收入管林编:《广东民间文学研究论文集》[C],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
- ^⑧ 谭正壁、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M],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12月。
- ^⑨ 符公望:《龙舟和南音》[A],收入《方言文学(1)》[C],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5月。
- ^⑩ 吴丽玲的《论潮州歌册的历史渊源与现状》(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是目前较为少见的涉及歌册音乐理论方面的一篇文章。
- ¹¹ 张伯杰:《潮剧声腔的起源及流变》[J],载《音乐研究》,1984年第4期。

2016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广东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保护与传承的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课题编号:2016GZGJ33)

李美群,女,华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系主任、硕士生导师,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教学及民族音乐研究。